

关于柔石烈士的手稿

丁景唐

征集革命烈士和革命与进步作家的书信、日记、文稿等手迹，是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以及关心革命文物的研究工作者并广大群众的共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在国家专业机构和广大群众的努力下，已取得显著成绩，丰富了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的馆藏和展出内容。广大群众从展出的许多革命烈士和革命作家的手迹和文物，得到了十分亲切的阶级感情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激发他们更加热爱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懂得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创造伟大革命业绩之艰苦奋斗，从而更加奋发图强地从事当前的工作和学习。而许多从事文化科学研究工作者从不断发现新的烈士手迹和文物中，丰富了科学研究内容，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试以收集和整理左联五烈士李伟森（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白莽）的著作而论，几年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征集，已发现了不

少新的资料 and 手稿。现在，除李伟森（求实）烈士的手迹尚未被我们见到（可能有留存下来）之外，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白莽）四位烈士的手迹近年来都有新的发现。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在此特将柔石烈士的手迹作一介绍，并热切地企望通过介绍，进一步发掘出新的材料。

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左联五烈士中，柔石烈士的手稿被保存下来的要算最多了。现在，已经知道的柔石烈士手迹中，有一部分是柔石烈士早年的日记和家信，是由家属

保藏下来的；另一部分是诗、散文、诗剧、译文等稿件，是由鲁迅先生精心收藏，解放后辗转捐赠北京图书馆的。尚有一首作于一九二五年七月的题作《战！》的诗篇，则经由柔石烈士的一位友好的收藏而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号的《诗刊》上发表，还有一部《中国文学史略》（未完稿）由柔石烈士家属捐赠浙江省博物馆保存。此外，也有一些零星手迹分藏在其他地方。

柔石烈士一生写了不少作品，编成集子出版的，计有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1929年10月北新书局）、《二月》（1929年11月春潮书局）两种，

中篇小说《三姊妹》

（1929年4月水沫书

店）一种，短篇小说

散文集《疯人》（1925

年1月宁波华升印局

代印）、《希望》（1930

年7月商务印书馆）

两种，翻译作品《浮士

德与城》（1930年9

月神州国光社）、《颓

废》（即高尔基长篇小

说《阿尔泰莫诺夫之

事业》，1934年3月

商务印书馆）、《丹麦

短篇小说集》（与林淡秋合译，1937年3月商务印书

馆）三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出版了

《柔石选集》（1951年7月开明书店）、《为奴隶的母亲》

（195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柔石小说选集》

（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柔石选集》（195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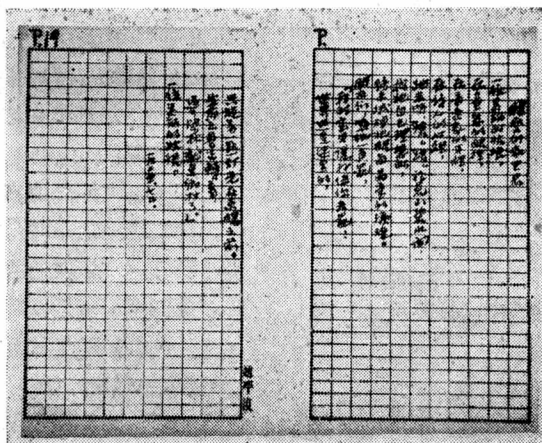
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他的代表作品《二月》、《为奴

隶的母亲》、《一个伟大的印象》等都已编入建国后出

版的《柔石选集》、《柔石小说选集》中。柔石烈士还

是一个勤勉的翻译工作者。他翻译了高尔基的长篇小

说《颓废》（即《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卢那卡尔斯



柔石烈士手稿——《赠艺术家P君》

基的《浮士德与城》以及《丹麦短篇小说集》、高尔基的《托尔斯泰回忆》等。他和鲁迅一起编辑了《语丝》、《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花朝华》和《萌芽》等文艺刊物。柔石烈士为革命事业和革命文艺工作作出杰出的成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革命和进步文化，柔石烈士的上述重要作品和译文的原稿都没有留存于世，这是十分遗憾的。但是现在留下的少量的手稿，也毕竟是珍贵的烈士遗物，是研究柔石烈士思想和作品的重要材料。

为鲁迅先生所保存的柔石手稿，大部分是用毛笔书写的，只有很少的几篇用钢笔写的。这些手稿可分三大类：

一、创作。

计有作于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以及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的诗《如是》、《无弦的琵琶》等十五首（另有新诗两首是剪报），散文《不安》、《死神的翅膀好像在头上拍着》两篇。四幕诗剧一篇（可能即是鲁迅在《柔石小传》中提及的诗剧《人间的喜剧》），稿末署作“1925年秋至冬初于北京孟家大院”。（1961年1月21日《光明日报》上作一九二四年作，是记错了的。）

按照写作次序，这些作品的题目为——

一九二三年

《不安》（散文）

1923年春作

《如是》（诗）

1923年4月作

《死神的翅膀好像在头上拍着》（散文）

1923年7月作

《无弦的琵琶》（诗）

一九二四年

《他与鬍鬚》（一篇秋情中的幻想诗）

1924年秋作于慈谿

一九二五年

《解脱》（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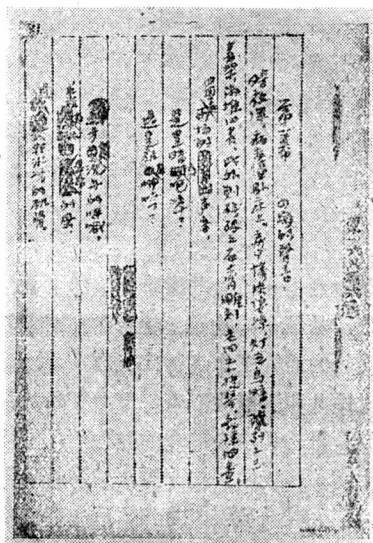
1925年7月作

《赠运命使者》（诗）

《我去》（诗）

《赠艺术家P君》（诗）

1925年7月作



《梦》（诗）

1925年8月作

《愿》（街头狂喊）（诗）

1925年8月作

《息灯后，兀立在窗前》（诗）

1925年8月作

《二位姑娘》（诗）

1925年9月作

诗剧四幕：

第一幕 四周的声音

第二幕 追求与幻现

第三幕 银灰色的终结

第四幕 奠祭以后

1925年秋至冬初于北京孟家大院

《深夜的悲哀》（诗）

1925年冬作

一九二七年

《夜色》（诗）

《晨光》（诗）

1927年秋初作

《秋夜》（诗）

1927年秋作于家乡

一九二八年

新诗两首：*

* 这两首诗不是原稿，是剪报。

《午后的歌声》

1928年8月15日作

《遥远的心》

1928年8月16日作

二、譯文。

譯文共有四篇，即《物事》（苏联B. 凱泰叶夫作）、《老老鼠》（M. 淑雪兼珂作）、《金牙齿》（M. 淑雪兼珂作）、《永远的流配》（托尔斯泰作）。《物事》和《老老鼠》两篇譯文，在柔石被害后，由魯迅編入自己的譯文集《豎琴》中，《老老鼠》的題目并經魯迅改为《老耗子》。《金牙齿》和《永远的流配》則未曾在报刊上发表或編入集中。

三、柔石獄中遺書两封。

这两封信都是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囚于龙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牢獄时写給他同乡王育和的信，而由王轉交給魯迅的。写于一月十二日的第一封信原文已收入魯迅《为了忘却的紀念》中，第二封信，魯迅在上述紀念文章中曾提及：“措詞非常惨苦，且說馮女士（按，即馮鏗）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实际上，两封信都为魯迅保存下来的。这是柔石烈士用鉛筆写在紙片上的獄中遺書。后一封遺書中还談及托徐先生將《丹麥短篇小說集》賣給商务印书館的事。

此外，还有当时和魯迅的紀念文章《为了忘却的紀念》一起刊登在《現代》（1935年4月出版）二卷六期上的那首柔石遺詩《秋風从西方来了》（1925年作），解放后出版的三种柔石作品选集都采用这幅手稿的照片作为扉頁插图。

柔石烈士手稿《战！》系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所作。这首诗是柔石烈士向黑暗的旧社会宣战的檄文，作者以强烈的仇恨对軍閥、反动统治者投出炸彈和匕首，希望“真正的男儿”醒来，向着高冠大面的两脚兽作战。作者表达了高昂的战斗激情，“剜心也不变！砍首也不变！”誓忠于祖国的錦綉山河，虽“火花如流电，血泛如洪泉，骨堆成了山，肉腐成肥田。”而通过战斗，将会带来光明美好的前程，使“未来子孙們的福蔭之宅，就筑在明月所清照的湖边。”

和这首诗《战！》一起被珍藏下来的，还有一九二五年春柔石烈士到北京之第一日写給友人昌标的信，信中提及到京后和他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先后同学的潘漠华烈士^①同住一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材料，說明柔石烈士在思想上曾受到潘漠华

烈士的影响。

又有浙江博物館收藏柔石烈士的《中国文学史略》未完手稿一种，署名赵平复。該稿未署写作年月，估計約作于1926—1927年間。稿分三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詩經与楚辞》，第三章《古詩十九首与汉魏乐府》，約两万字。

收集烈士的手稿和遺物是一件重要的工作，需要作非常深入細致的工作。有时往往經過一番苦心訪寻，“踏破铁鞋无覓处”，却在一种偶然的机緣中遇到，发现了新的材料，分外高兴。一九六二年初，笔者路經厦門，訪問了魯迅先生一度執教的厦門大学，在参观厦大的魯迅紀念室的陈列品时，征得陪同参观的中文系負責同志的同意，从陈列柜中翻閱查考了几本魯迅著作的版本，就在一本重新裝訂过的《朝花夕拾》精裝本的扉頁上发现了柔石烈士的一行亲笔題字“本书为魯迅先生所贈”（大意，記錄原文的筆記本一时未找到）。类似此种奇遇并非仅有之例。而更为重要的，是有关单位有关同志在各自发现了烈士的手迹或遺物等新的材料之后，如何互通消息，将資料整理和集中，复制或再在报刊上选登，以利于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应用，充分發揮烈士的手稿的作用。本文的作者介紹柔石烈士手稿的用意之一，也在建議从事博物館、紀念館、圖書館工作的同志們，在征集、保藏烈士的文物圖書資料的同时，希望考虑到如何及时地将有关資料复制、影印、选登，以利于广大文化工作者共同使用烈士們寶貴的遺產，为創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提供一种有利的条件。

一九六二年五月初稿

一九六二年九月修改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重写

附笔：本文写作过程中，承北京圖書館、上海魯迅紀念館、浙江博物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有关同志协助，致以謝忱。

① 潘漠华烈士（1902年—1934年），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到武汉参加北伐軍的宣傳工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在天津担任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宣傳部长时被捕，1934年12月牺牲于天津獄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9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編有《应修人潘漠华选集》。